

西域佛教文化艺术研究丛书

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 编

鸠摩罗什和中国民族文化

纪念鸠摩罗什诞辰 1650 周年
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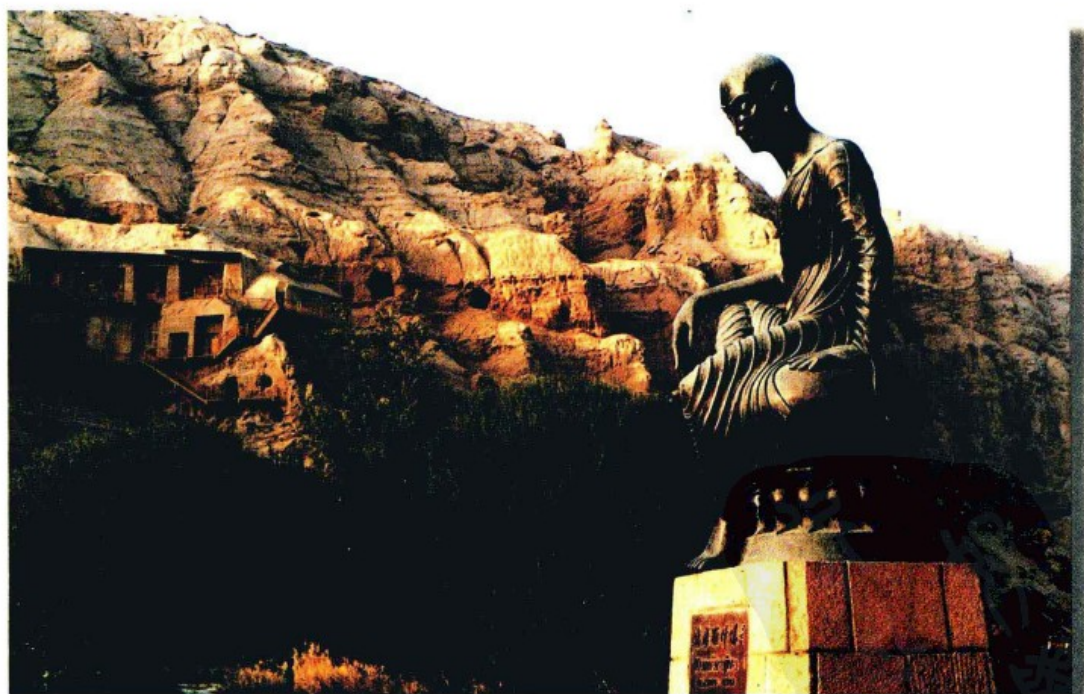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西域佛教文化艺术研究丛书

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 编

鸠摩罗什和中国民族文化

纪念鸠摩罗什诞辰 1650 周年
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鸠摩罗什和中国民族文化;纪念鸠摩罗什诞辰 1650 周年
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
—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2
ISBN 7-80658-052-2

I. 鸠... II. 新... III. 鸠摩罗什-影响-民族文化-
研究-中国-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B949.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705 号

书名 鸠摩罗什和中国民族文化
——纪念鸠摩罗什诞辰 165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编者 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

特约编辑 赵 莉

英文目录 彭 杰

版式设计 李子玉

责任编辑 冯中平

出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社址 乌鲁木齐市西虹路 118 号

制版印刷 新疆新华印刷厂

厂址 乌鲁木齐市人民公园北街 2 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 插页 4 彩色照片 5 幅

字数 401 千字 图片 7 幅

版次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书号 ISBN 7-80658-052-2/K·001

定价 50.00 元





1994年9月9日,纪念鸠摩罗什诞辰16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全体代表合影。



1994年9月9日,克孜尔石窟前的鸠摩罗什铜像揭幕,会议代表与来宾合影。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黄心川在学术讨论会上致词。



纪念鸠摩罗什诞辰 165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场。

图为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镰田茂雄致词。



各国学者在会外交流研究心得。

日本国创价学会名誉会长 池田大作的祝词

罗什的伟业跨越流沙，飞渡山河，也传到日本。今后随着绚烂的佛教文化的兴隆和法华经流布世界的潮流，他的名字在世界上将越来越大放光彩。

……设置在克孜尔千佛洞前的罗什像，和传到日本的罗什像，正是佛教有缘之地新疆与创价学会千秋万代友好交流的象征。

中国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的贺信

“鸠摩罗什和中国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秘书处：

邀请函收悉，谨谢！

东晋高僧鸠摩罗什翻译大量佛教经典，对中国佛教史乃至我国传统文化之发展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此次研讨会必将有益于学术切磋，发扬传统文化。本届盛会我亟愿参加，惟届时另有活动，难以分身，因缘不遇，深感遗憾。

我谨代表中国哲学史学会及我个人预祝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顺颂

夏安！

任继愈

1994年6月30日

目 录

序 言	黄心川	1
鸠摩罗什译经和中国佛教	杨曾文	5
东亚佛教与鸠摩罗什	镰田 茂雄	15
鸠摩罗什彼岸世界的思想历程及其与此岸世界的沟通	薛宗正	19
鸠摩罗什所传“数息观”禅法之剖析	释惠敏	31
鸠摩罗什从小乘到大乘的转变	陈世良	51
《成实论》二题	黄夏年	55
流传日本的鸠摩罗什相关典籍		
——以七寺一切经为中心	落合 俊典	63
吐鲁番写本所见鸠摩罗什汉译佛教经籍举要	吴 震	69
鸠摩罗什译经与南北朝新道教的形成	钟国发	81
鸠摩罗什译经对回鹘佛教的影响初探	依斯拉菲尔·玉素甫	91
关于《大智度论》的卷数	加藤 纯章	101
翻经泰斗 义学须弥	王 新	105
从出土文献看《法华经》在新疆、敦煌的传译	杨富学	113
新疆博物馆藏吐鲁番写本《妙法莲花经》残卷校勘	王 欣	129
古代龟兹著名的佛教大师鸠摩罗什	买买提·木沙	139
鸠摩罗什译经和北凉时期的高昌佛教	贾应逸	147
鸠摩罗什与西域佛教	刘元春	161
论吐火罗语中佛教术语翻译	G·J·皮诺特	171
鸠摩罗什的译典在比较文学研究上的意义	刘 宾	185
鸠摩罗什大乘思想的发展及其对龟兹石窟的影响	霍旭初	191

从龟兹石窟看龟兹佛教对少年鸠摩罗什的影响	朱英荣	203
法华经的翻译与释迦多宝佛造像	张宝玺	215
鸠摩罗什与中国早期立佛造像	史晓明	225
炳灵寺早期艺术风格	赵声良	233
鸠摩罗什与秦陇石窟艺术	项一峰	241
鸠摩罗什与艺术	胡隽秋	249
鸠摩罗什与草堂寺	释宏林 释谛性	255
“鸠摩罗什和中国民族文化——纪念鸠摩罗什诞辰 1650 周年 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赵 莉	267
四十五年来中国大陆鸠摩罗什研究的综述	黄夏年	271

CONTENTS

Preface	<i>Huang Xinchuan</i>	1
Kumārajīva's Translations of Sutra and Chinese Buddhism	<i>Yang Zengwen</i>	5
Kumārajīva and Buddhism in East Asia	<i>Kamata Shigeo</i>	15
Kumārajīva's That – Worldliness and it's Link – up with This – Worldliness		
.....	<i>Xue Zongzheng</i>	19
An Analysis of the "Breath – counting Observation" Meditation Method		
Transmitted by Kumārajīva	<i>Bhikkhu Hui Min</i>	31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Kumārajīva's Mahayana Thought to Hinayana		
Thought	<i>Chen Shiliang</i>	51
Studies of " <i>Satyasiddhi – sastra</i> "	<i>Huang Xia' nian</i>	55
Scriptures Relevant to Kumārajīva in Japan		
——A Discuss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even Temples' complete		
Sutras	<i>Ochiai Toshinori</i>	63
Examples of Chinese Buddhist Texts Translated by Kumārajīva Based on		
the Manuscripts Discovered in Turfan	<i>Wu Zheng</i>	69
Kumārajīva's Translations of Sutra and the New Taoism in Southern –		
Northern Dynasty	<i>Zhong Guofa</i>	81
Kumārajīva's Translations and it's impact on Huigu Buddhism	<i>Israpil Yusup</i>	91
A Study on the Volume of " <i>Mahaprajnaparamita – sastra</i> "	<i>Kato Junsyo</i>	101
A Great Translator of Sutra ,A Outstanding Buddhism Master	<i>Wan Xin</i>	105
Dissemination of " <i>Saddharmapundarika</i> " Sutra in Xinjiang and Dunhuang		
Based on the Manuscripts Discovered from Ancient Ruins	<i>Yang Fuxue</i>	113
Check and Proof on the " <i>Saddharmapundarika</i> " Sutra fragment from Turfan		
.....	<i>Wan Xin</i>	129
Kumārajīva – A Famous Buddhist Master from Kucha in Ancient Time		
.....	<i>Muhammat Musa</i>	139
Kumārajīva's Translations and Buddhism in Gaochang in Bei – Liang Dynasty		
.....	<i>Jia Yinyi</i>	147

Kumārajīva and Buddhism in Western – Region	<i>Liu Yuanchun</i>	161
The Rendering of Buddhist Terminology in Tocharian	<i>Georges – Jean Pinault</i>	171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the Sutras Translated by Kumārajīva in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search	<i>Liu Bin</i>	185
The Development of Kumārajīva's Mahayana Thought and it's Impact on the Kucha Grottoes	<i>Huo Xuchu</i>	191
The Influence of Kucha Buddhism upon young Kumārajīva Basde on Kucha Grottoes	<i>Zhu Yingrong</i>	203
The Translation of“ <i>Saddharmapundarika</i> ” Sutra and the Statues of Sakyamuni and Prabhutaratna Buddha	<i>Zhang Baoxi</i>	215
Kumārajīva and Early Buddha statuary in China	<i>Shi Xiaoming</i>	225
Style of the Binglingsi Temple Art in Early Period	<i>Zhao Shengliang</i>	233
Kumārajīva and the Qinlong Cave Art	<i>Xiang Yifeng</i>	241
Kumārajīva and Art	<i>Hu Junqiu</i>	249
Kumārajīva and the Caotangsi Temple in Chang'an	<i>Bhikkhu Honglin and Bhikkhu Dixing</i>	255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e 165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day of Kumārajīva”	<i>Zhao Li</i>	267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ies on Kumārajīva in the Mainland China During the past 45 Years	<i>Huang Xia' nian</i>	271

序 言

黄心川

鸠摩罗什是举世闻名的佛学家、翻译家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名人。他系统地向我国介绍和翻译了印度佛教很多派别的宗教、哲学著作,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有着长久和广泛的影响。

鸠摩罗什(Kumārajīva, 344~413年,另说350~409年)是东晋时的僧人,一生在战乱频仍中渡过。鸠摩罗什别译鸠摩罗耆婆,意译童寿,简称罗什。他的父亲名鸠摩罗炎,出身于天竺望族家庭,曾经担任过西域龟兹国的国师,母亲名耆婆,是龟兹国的公主,因此他是兼有中印两国血统的人。罗什7岁随母出家,9岁从母到罽宾(今克什米尔)求学,从当时著名的法师盘头达多学习阿含等经典。他在和印度其它宗教派别的辩论中显露头角,名噪一时。12岁时跟母亲重回龟兹,在返回途中曾在疏勒留住一年,跟当地佛教学者学习小乘阿毗昙摩、“六足论”和大乘《中论》、《百论》等,另外涉猎印度婆罗门教经典“四吠陀本集”和印度传统的学问“五明”、天文、历算等等。嗣后,他回到故乡龟兹,继续从事佛教的研究和说教,声名大震,成为“四远宗仰”的佛学大师。不久他母亲返印度,临行时曾对他说:“方等深教,应……传之东土,惟尔之力,但于自身无利,其可如何?”罗什答道:“大士之道,利彼忘躯,若必使大化流传,能洗悟矇俗,虽身当炉镬,苦而无恨。”语中可见他的为法捐躯的献身精神和对乡土的热恋。

这时前秦的苻坚已占据关中地区,统治着北方,势力很盛。他利用佛教作为向外扩张的精神武器,于382年派遣骁骑将军吕光去西域消灭龟兹、焉耆,同时请罗什来长安。可是在吕光覆灭龟兹的第二年苻坚就被姚萇杀害了,吕光不愿受制于姚萇,在关外自立为后凉国主,罗什这时就留在吕光的手下,吕光并不重视和尊重罗什,反而常常凌辱他。

401年姚兴消灭后凉,迎请罗什到长安,住在逍遥园和西明阁中。罗什在长安受到姚兴的优渥礼待,被封为国师,悉心从事佛经的翻译和弘传工作。他组织了规模宏大的译场,先后译出经律论35部294卷(据《出三藏记集》),其中重要的有《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维摩经》、《阿弥陀经》、《十住毗婆娑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等,所译经典十分广泛,但重要的还在大乘中观派一系,这只占他所熟悉的经典的十分之一。另外,他还为姚兴写了《实相论》(2卷已佚)、答姚兴《通三世论》、答慧远质问大乘义十八章3卷,此书后人汇集取名为《大乘大义章》。史载参与他翻译的沙门有八百人,听众三千余人(据《高僧传》之《罗什传》和《佛陀耶舍传》)。403年罗什逝世于逍遥园,时年七十岁。

罗什在中印佛教史、翻译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所取得的成就,除了唐玄奘以外,是无可比拟之人。玄奘从印度回来后,对罗什的多种旧译做了新译,并且提出了一套新的翻译方法和程序,但是玄奘新译并没有替代罗什的旧译,罗什译的《金刚经》、《阿弥陀经》等等由于文字流畅,译意比较明确,迄今还在流传。这两个伟大的翻译家,由于时代不同,他们本人所信仰和宣传的佛教义理也不同,因此不能加以相比或定胜劣。他们在中国历史上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罗什在中国佛教史上作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 开创了中国译经史上的新时代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译场,是在苻坚支持下委托近臣赵政帮助道安等人创建的,至姚兴时,罗什是国家译场的主要管理者。他不仅译出了大量的大乘主要经典,建立了译经的程序,改变了以前那种“义多纰缪,皆由先译失旨,不与梵本相应”的情况,而且还建立了一套优美的翻译文学体裁,这种体裁对我国六朝时期出现的文章格调有着一定的影响。他的翻译特点,是能用流畅美丽的汉文正确表达原文的内容和涵义,注意汉文的音节,因此不使人有嚼饭喂人,失去原有的味道。通过罗什的翻译,使东方梵、汉两大古代语言和文化,系统地进行了交流,把印度的文类、内容(主题、题材、文学原型等)、风格、句法与词汇等等引入了汉字语言文化系统。另外,也增进了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和内地佛教及佛教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全国的统一与民族的团结。罗什在译场的工作中,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佛教学者和翻译家,据罗什传记说:“沙门僧肇等八百人谕受什旨,三千徒众,皆从什受法”,后人称罗什的门徒有“四主”、“八俊”、“十哲”等,其中给后世影响最大的是道生和僧肇,他们被尊为“涅槃之圣”和“三论之祖”。

二、 促进了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全面传播

罗什所译出的经典,主要是大乘佛教初期的经典,特别是空宗一系的思想和大乘的禅法。在这些经典流传以后,大乘佛教在我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改变了过去那种大小乘佛教并举的局面。在隋唐时期,随着大乘主要经典的广泛传播,从而推动了我国具有民族化特点的学派、宗派的建立和民间佛教信仰的传播,例如《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是三论宗的根本典籍;《法华经》是天台宗奉行的最高经典;《阿弥陀经》是净土宗依据的三部经典之一;《金刚经》对慧能为代表的禅宗南系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另外,对越南的无言通禅派(活动于820~1221年之间)也起过相当的作用。

三、 推动了中外佛教的交流和大乘佛教在东亚的广泛传播

罗什所译的经典,不单是中国,也是我国周边国家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国佛教立论和建派的依据。三论宗在韩国早期称为法性宗,东晋僧阿道、顺道及高句丽僧昙始,最早在朝鲜半岛传播“三论”思想;梁末隋初高句丽的实法师和印法师大力弘扬三论;新罗统一三国后,元晓曾著有《三论宗要》、《广百论宗要》等书,继续阐述法相学说。不过韩国的法性宗存世的时间不长,不久即衰替。日本三论宗是由高丽僧慧灌传入的,在日本的元兴寺、大安寺、西大寺、法隆寺等传播,最后以东大寺为本部,对日本初期佛教影响甚大。高丽僧慧慈、百济僧慧聪传入日本成实宗,慧慈曾作过圣德太子的导师,为太子讲经说法。成实宗通常在日本被看作是三论宗的一个分支。最先把天台宗传入朝鲜半岛的是高丽僧波若和新罗僧缘光(玄光),缘光弘传《法华经》,致使朝鲜半岛“法门大开”,但真正建立起天台宗的是大觉国师义天。最初将天台宗传入日本的是鉴真,但真正使天台宗流传的是最澄。日本具有民族特色的日莲宗创始人日莲认为,《法华经》是末法时代的拯救众生的经典,他创造念诵《南无妙法莲华经》的“经名拯救论”,把罗什所译的《法华经》视为最高的信仰和绝对权威。另外,罗什所译的弥勒和观音的经典,也是日本、朝鲜、韩国弥勒信仰和观音信仰的基本典籍。从上述可以看出,罗什所译的经典的的确对东亚大乘佛教的传播起过重要的理论指导和组织作用。

四、 对我国佛教艺术的发展有着间接影响

罗什是使印度佛教艺术华夏民族化的创导者和传播者。一方面,罗什的译经和思想常常是佛教艺术创作的思想渊源和审美的风范;另一方面,作为佛学思想载体的佛教艺

术作品,又决定了佛教义理所发展的方向,推动了佛教的发展。例如,罗什所译的《法华经》,提倡“若人为佛故,建立诸形象,刻雕成众相,可得无上道”的思想,促进了佛教艺术的发展,为雕像的创作提供了丰富多变的素材和艺术内容。有史实表明:麦积山石窟的三世佛造像,是与姚兴接受了罗什的大乘思想有关,石窟中出现的大量“维摩诘经变”和“西方净土经变”,也都与罗什的译经有关。

1994年,是罗什诞生1650周年。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等七个单位为了纪念这位伟人,在他的故乡——新疆克孜尔石窟,召开了“鸠摩罗什与中国民族文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日本、韩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126人。其中,既有世界著名的老一辈佛学家、梵文学家,也有年青一代学有所成就的佛教学者、民族学者和历史学家。另外,还有一批对罗什怀有崇敬心情,不远万里而来参加盛会的僧尼。与会代表围绕罗什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主题,就鸠摩罗什的生平、社会环境、中印佛教、佛典的翻译、西域佛教的历史和哲学、佛教石窟寺和艺术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和热烈地讨论。在鸠摩罗什对中国佛教的贡献、罗什与佛经的翻译、罗什与西域佛教、罗什的佛学思想、罗什与佛教艺术等五个方面取得了共识,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大家认为,这次会议仅仅是一个开端,以后要对罗什从更大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去研究,发扬光大罗什那种孜孜不倦,勇于追求真理和献身事业的精神,为弘扬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龟兹石窟研究所不仅在组织会议上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一直为出版这次会议论文集竭尽全力。盛春寿所长和全所同志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出版论文集。我为他们这种敬业的精神所感动。学术事业一直是我国的优良传统,过去龟兹石窟研究所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出版了很多专著,有的专著是我国这方面有前瞻性的研究,代表了较高的水平。我相信,龟兹石窟研究所在他们的执著努力下,一定还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预祝中国龟兹学研究更上一层楼!

2000年12月5日于北京车公庄寓所

鸠摩罗什译经和中国佛教

杨曾文

公元前后佛教通过古西域传到中国内地。在此后的六、七百年的传播发展中有两件大事决定了中国民族佛教的基本面貌:(一)东晋以后大乘佛教逐渐占据支配地位,并成为中国佛教的主体;(二)隋唐时期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标志着中国民族佛教格局的正式奠定。这两件大事都是在佛教适应中国社会环境和传统文化习俗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且与历代名僧,特别是道安、鸠摩罗什、慧远、智顗、玄奘、道宣等人的译经、撰述和传教有着密切关系。

其中,鸠摩罗什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把大乘佛教的很多重要经典,特别把般若中观学派的经典系统地译出,为后来相继形成的中国佛教学派和宗派提供了所依据的最基本的经典。

一、大乘佛教和鸠摩罗什的译经

大乘佛教既是佛教的一大流派,又是佛教史上的一个发展阶段。释迦牟尼创立的早期佛教被称为原始佛教,主要教义有“四谛”、“八正道”等,宣说人生充满苦恼,只有断除一切情欲才能达到精神解脱。在佛死后一、二百年,佛教内部因对戒律、教义的见解发生分歧,教团分为以上座部、大众部为母体的十几个部派,史称部派佛教。部派佛教在教义上继承原始佛教,但在理论的广度、深度和系统化上都有很大发展。其中大众部系统的部派在对佛陀人格的神化、论证世界本质为“空”、众生皆有清净本性等方面,是独具特色的。公元前后,大乘佛教便是在大众部教义的基础上产生的。大乘佛教主张通过修持“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不仅达到自己觉悟,还要普度一切众生,以“大乘”(广大的乘载物)自任,而把以往的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贬称为小乘。然而在大乘佛教兴起以后,小乘佛教流派,特别是上座部系统的说一切有部等派别,仍很流行,甚至直到7、8世纪仍在印度和东南亚很多地区拥有很大势力。

大乘佛教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从公元1世纪到4世纪为初期阶段,基本经典有《般若经》(小品和大品)、《法华经》、《华严经》、《维摩经》、《无量寿经》等,而以《般若经》最有影响。此经主张世界万有“性空”,中道实相,成为大乘佛教的理论基础。印度大乘论师龙树及其弟子提婆等以论释《般若经》思想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创立了中观

学派,代表著作有《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和《百论》等。二、从4世纪末到6世纪为中期阶段,主要经典有《涅槃经》、《胜鬘经》、《解深密经》、《楞伽经》等,而以《涅槃经》影响较大。此经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为大乘佛教解脱论的理论基础之一。在这一时间以论释世界一切皆“唯识所变”为宗旨的瑜伽唯识学派十分盛行。三、7世纪以后为后期阶段,盛行密教。

中国从佛教传入到鸠摩罗什在世相当于大乘佛教的初期阶段。在这一时间,大小乘佛教经典同时传入中国,同样受到中国僧俗信徒的信奉。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人们认为一切佛典皆为佛陀所说,而对于大小乘佛教经典内容的不同点并未引起特别注意。从东汉末年安世高以后,小乘佛教基本经典《阿含经》的单品陆续被译出,东晋以后又相继翻译出《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长阿含经》等,并且译出论释它们思想的大量论书,特别是说一切有部的论书(阿毗昙),还译有一些指导坐禅的禅法经和戒律书等。在大乘方面,从支谶开始,中经支谦、无叉罗、竺法护等人,先后译出般若类经典《道行般若经》、《大明度无极经》(二者为小品)、《放光般若经》、《光赞般若经》(二者为大品)、《正法华经》、《维摩经》、属于《华严经》单品的《兜沙经》、《度世品经》、《渐备一切经》、《无量寿经》等。由于魏晋盛行玄学清谈,宣扬空的思想的般若类经典特别受到人们的欢迎;对释迦佛高度神化,主张人人可以成佛,并宣扬观世音救苦救难的《正法华经》也相当流行。总之,在鸠摩罗什到长安以前,中国内地是大小乘佛教并行传播的,而大乘的《般若经》、《正法华经》等已经风行社会。

鸠摩罗什(344~413)是印裔中国人。他一生经历了从小乘转向大乘的过程。他的出生地龟兹(今新疆库车)的佛教流行情况是大小乘并行,而以小乘佛教为主。他从小出家,曾师事佛图舌弥学习《阿含经》;后到罽宾(今克什米尔)从盘头达多学《杂藏》和中、长《阿含经》等;归国途中在沙勒(今新疆喀什)从罽宾僧佛陀耶舍学小乘说一切有部论书《阿毗昙八键度论》等;学习佛教以外的典籍、印度语言文字等;从莎车王子须利耶苏摩学大乘经典,从受《阿耨达经》以及中观学派的《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回到龟兹后又学《放光般若经》等大乘经论。这样,鸠摩罗什既通晓小乘,又精通大乘,为以后传译佛经打下坚实的基础。

鸠摩罗什在后秦弘始三年(401)被迎请到长安,直到弘始十五年(413)去世一直从事佛经翻译。他在到长安以前,曾在凉州16年,已经通晓汉语,对汉文经史也有所了解。他所译出的经典有35部294卷,绝大部分是大乘经典。可以说,上述大乘佛教发展第一阶段的有代表性的经典都被翻译出来,其中最重要的是般若类经典和中观学派的论书。现作简单介绍:

(一) 般若类经典:《摩诃般若经》40卷、《小品般若经》10卷、《金刚般若经》1卷。前二者是以往小品、小品《般若经》的异译。主要宣传空、中道等思想。

(二) 《维摩诘经》3卷,与西晋竺法护所译《维摩经》为同本异译。宣说大乘佛教的空、中道实相和不二法门,提倡在家修行的“菩萨行”。

(三) 《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8卷,与竺法护所译《正法华经》为同本异译。今